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十回 誠心勸人改邪歸正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

且說兩個刺客見包公，站而不跪。原來預先就商量好了，邢如虎說：「哥哥，我聽見他們說了幾句言語，你就不走啦？」邢如龍說：「我怎麼能捨你逃生？只可你我生在一處，死死在一處。」邢如虎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見了他們，也不必與他們磕頭。」邢如龍說：「就是磕頭也不能饒咱們，不如先快樂快樂嘴，見面大罵他一場，也無非是個死罷。」邢如虎說：「使得，再過二〇年，又是大漢一條。」兩個人主意定妥，故此見了包公立而不跪。二人暗暗一打量，包公在上面，端端正坐，戴一頂天青色軟相巾，迎面嵌寶玉；天青色緞子袍服，斜領闊袖，上面繡五彩團花；厚底青緞子朝靴，乃是一身便服。又往面上一看，恰若烏金紙，黑中透亮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海口大耳，一部鬚鬚遮滿前胸，猶如鐵線一般。這位爺雖是文職官員，卻是武將相貌，虎勢昂昂，端端正坐，二賊一瞧，毛骨悚然。包公一見兩個刺客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本閣有什麼不到之處，招你們起這不良之心？來！把那三品御刑狗頭劍抬將上來。」王朝、馬漢答應一聲，速到御刑處，把狗頭劍抬入書房。吩咐撤去蟒套龍服，將二人拿下。邢如龍、邢如虎一見這個御刑式樣，好生可怕，怎見得，有《贊》為證：書房內，一聲吩咐人答應。這御刑，令人觀瞧不敢抬頭。奉聖旨，放糧之時將它造，為揚天下鎮陳州。王與馬，神威抖；撩起袍，挽上袖；吩咐搭，往上走；書房擱，聲音醜；令人觀瞧把心兒揪：雖然怕，又要瞅。見王朝，一伸手，猛翻身，把龍衣抖。神見也憂，鬼見也愁。銅葉子裏，鋼釘兒湊，刃兒薄，背兒厚。分三品，龍虎狗。審出口供，把真刑抖。虎呲牙，龍鬚抖，這狗頭劍尖嘴稜腿吐著個舌頭。見王朝，一低頭，劍刀背，拿在手。有馬漢，往前走，但見他，雙眉皺。奔刺客，就要揪，當時間把邢家弟兄二人魂魄嚇丟。且說包公見了兩名刺客，也未審問他們，就吩咐預備狗頭劍要劍兩個刺客。智化、谷雲飛全閃在一旁。智化背後，有人一拉，智化回身出去一看，原來是江樊。他與智化行禮，智化說：「你還沒走哪？多有受驚。」江樊問：「受什麼驚？」智化說：「你遇見劫道的皮虎，還不是一驚麼？」江樊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智化就把前番怎麼見著之事說了一遍。江樊說：「你老既知道更好啦。方才我聽說拿住刺客，我進來一看，原來是他們兩個人。他們本待我有恩，你老人家在我們相爺面前請個人情。要是劍完了時節，我就預備兩口棺材，表表他救我之情。」智化說：「你既有這番意思，我著實愛惜這兩個人，心地忠厚，綠林之中，誠實之人甚少，他無非受了李天祥蠱惑給他父親報仇，又許他們做官發財，故此前來行刺。他與皮虎交手救了你，看起來，可算得好人。我進去給他說情，相爺要賞我一個全臉，碰巧連他們的性命都保住了。」正說話之間，院子裡把蘆席鋪上了，眼看著把兩個人推出來。智化說：「眾位慢動手，我到裡面給他們兩個人講個情，看看如何。」隨進了書房見包公，跪倒說：「相爺大人，暫息雷霆。」包公說：「智壯士請起，有話慢講。」智化就將半路碰見白五太太，李天祥要奪公館，自己在背地裡聽李天祥蠱惑這兩個人，說他天倫的原由，因此上為父報仇，又且報答李欽差待他們的好處，半路又怎麼救了江樊的話說了一遍，末了說：「相爺請想，為父報仇是孝，報答李天祥是義，救江班頭是惻隱之心。雖然前來不利於相爺，總算兩個是好人。相爺若肯格外施恩，饒恕他兩個人死罪，他二人雖肝腦塗地，死不敢辭。小民大膽諫言，請示相爺天裁。」包公聽罷點頭，說：「原來還有這麼一段情由那，倒是本閣將他們錯怪了。」遂吩咐把兩個推回來。王朝答應一聲，復又把邢如龍、邢如虎推回，二人仍然挺身不跪。包公說道：「方才本閣未曾問明你二人，到底因為何故前來行刺？」二人說：「我們是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父仇不報，畜類不如。」智化在旁說道：「你二人真是渾人！你們受了李天祥蠱惑，冤你們前來行刺，這叫個借刀殺人，你二人卻信以為真。前者他與你們說話，我卻在外面聽著。說你們天倫被展熊飛所殺，是與不是？」邢如龍、邢如虎一齊說：「不錯。可還有一件事，我們那銀子，也是你盜去了罷？」谷雲飛在旁說：「是我，不要錯賴好人。」包公暗說：「這可倒好，不打自招。」邢如龍又問道：「我們天倫到底是怎麼死的？」智化又將陰魔錄砸碎攝魂瓶，他乃是自己把自己打死的話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你要不信我這話，當著相爺、眾位校尉老爺們問一問，是真是假。」包公言道：「智壯士所說，分毫不錯。你們二人，原來就為此事前來行刺，本閣也不深怪你們，念你等是一對孝子，放你二人去罷。如若不改前非，再將你們捉獲，絕不寬恕。爾等來為二人鬆綁。」王朝、馬漢過來，把繩解開。這二人倒覺一怔，智化說：「還不給相爺謝救命之恩！」邢如龍、邢如虎方雙膝跪下，齊說道：「小人見識不明，險些害死相爺。我們身該萬死，蒙相爺開恩，不結果我們性命，實如再造。」智化在旁說：「你們何不不求求相爺，就在開封府討點差使，報答相爺。俗話說：寧給好漢牽馬隨蹬，不給賴漢為父為尊。」邢如龍說：「我們受人的重托，要是投在相爺門下，豈不被人說是反覆無常的小人。」智化說：「你們真是渾人！你要盡忠竭力，也須分個忠奸，跟了忠臣留名千古，跟了奸臣遺臭萬年。別聽說龐太師要保舉你們為官，連他自己此時尚且閉門思過，他如何能保舉你們二人？」邢家弟兄一聽，分有理。邢如虎說：「哥哥，咱們就求求相爺。」二人磕響頭碰地苦苦哀求。包公無奈，也就點頭，將二人收留下。這就叫但行好事須行好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邢家弟兄要沒有半路救江樊的事，也就沒有活命了。包公要不收下兩個刺客，到下回書天子丟冠袍帶履也就不好辦了。全是前因後果，人不能得知。

閒言不必多敘，單說包公叫邢家弟兄更換衣服，此時谷雲飛告辭，包公要保舉他，谷雲飛一定不願為官。包公賞他銀兩，他執意不受。相爺知道這個人性情古怪，只好賞一桌酒席，令校尉相陪，又問智化襄陽城的事情，王爺的下落。智化回答襄陽破銅網之事，王爺的下落實在不知。此時天已不早，智化等告辭出去，至校尉所。王朝、馬漢陪定谷雲飛、智化、邢如龍、邢如虎吃酒，眾人開懷暢飲一回。大家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包公上朝不提。單說智化保舉了邢家弟兄，倒覺著後悔，思量起來，人心隔肚皮，萬一兩個人變心，又守著相爺更近，要作出意外之事，自己如何擔待得住？只得日夜相守，查看他們的動作。谷雲飛回店拉驢不表。包公下了朝，將至書房，就有人報將進來，說鼓樓東邊恒興當舖內，殺死七條人命。包公一聞此言，嚇了一跳。要知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